

燕市積弊
都市叢談



待餘生 著

燕市积弊

逆旅过客 著

都市丛谈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 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市积弊/待徐生著; 张荣起校注·都市丛谈/逆旅过客
著; 张荣起校注.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

ISBN 7-5300-0104-3

I. ① 燕… ② 都… II. ① 待… ② 张… ③ 逆…
④ 张… III. ① 风俗习惯-北京-民国 ② 随笔-中国-民
国 IV. ① K 892.2 ②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11522 号

燕市积弊

都市丛谈

待徐生·逆旅过客著

张荣起 校注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7.75印张 163 000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300-0104-3/K·53

定价: 9.00元

内 容 提 要

北京市面上有许多特殊的行业与设施，北京人的生活有许多独特之处，同时，北京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市井流弊，许多人上当受骗却不明所以……本书所描述与反映的正是这些内容，尤其对清末民初北京市面上的种种弊端，如巧骗、反喜、腥赌等等，作了重点的揭露和批判。作者熟悉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笔触尖锐，语言幽默，生动活泼。

60595/12
08

代前言

《燕市积弊》、《都市丛谈》及其作者

一、《燕市积弊》与《都市丛谈》的内容

写作于晚清时的记述北京旧时社会民俗的专书有两种在内容上最具特色，其一种是闲园鞠农（蔡绳格）的《一岁货声》，另一种即是待馥生的《燕市积弊》。《一岁货声》为按一年中的时序记述北京旧时街巷售物小贩的叫卖吆喝声及售物情况的专书，《燕市积弊》则是在报纸上按日连载的有关北京旧时社会与民俗的记述与评说。

《一岁货声》与《燕市积弊》这两种颇为社会民俗学者所重视的书，在其流传上却不甚理想。《一岁货声》（原是蔡氏的个人丛著《金台杂俎初集》十二种中的第九卷）除有传抄本以外，仅有一个被收入《京津风土丛书》中并被改名为《燕市货声》的丛书本，没有印行过单行本。《燕市积弊》的流传则更差，现今所见的只有当时刊载此书的报纸的剪报本，从未印行过单行本，也没有被收入丛书的丛书本。但《燕市积弊》却以自身所具有的文献史料价值，常常被后人在各种有关的文章著述中辑录和引

用。

《燕市积弊》对事物的反映，不是平铺直叙地记述，而是以生动流畅的北京语来介绍，甚至是以带有故事性的讲述来说明这些事物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使人一望而知其介绍或说明是作者经过实际观察体验的记述，而不是仅凭主观的描写。如其对旧时庙会上的「香面摊儿」的记述，就不但是记载了制做香面（一种可装在小香袋中随身佩带，闻之可以醒神祛暑的粉状香料）的用料和售卖时边唱边卖的情况，而且详细地记录了所唱的唱词，其对旧时「姥姥」（接生婆）在小孩出生后第三天为之洗浴（俗称「洗三」）时的记述，也是详细地记录了洗浴用水、本家主人和亲友们的「添盆」（往浴盆里添水和放入表示祝福的东西）、接生婆在众人「添盆」和为小孩洗浴时，随添、随洗、随念的赞颂祝福之词。随着文中的娓娓叙述，使这些事物如在读者面前重现，也使人对这些社会旧俗得到了较多的具体认识。

《燕市积弊》中所记载的旧时的店铺、行业，有的是现今已经消失的，如《蒸锅铺》篇，文中除记述了旧时蒸锅铺出售馒头、寿桃、喜字饼等蒸食外，还具体地记述了其出售在人家「办白事」用的「斛食饽饽」时，为装饰放置「斛食饽饽」的用具而兼为制做面塑戏曲人物「江米人儿」，和店家为招徕顾客而把用彩色纸条书写的江米人儿剧目贴在窗上的情形，并记录了当时流行的部分剧目。在出售蒸食外，蒸锅铺还兼营「租赁大本书」的业务，文中除具体列举了其出租的部分书目及这些书的内容特点外，还讲述了当时有的老大娘为了爱听人诵念这样的故事书，甚至把耳环当作押帐去租书的趣闻，这既反映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斑及其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反映了旧时店铺灵活经营的

某些方面。《燕市积弊》中有不少篇目是记述旧时北京店铺、行业、作坊的，除极少数篇目外，大多数是与基层群众生活相关的，从中可以知道这些营业、行当的旧状并可以与现今的有关营业、行当作历史发展的考察、比较、研究，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当时群众日常生活的状况。

《都市丛谈》是《燕市积弊》的姊妹篇，也是记述北京旧时社会民俗并加以评说的专书，却有自己的特色，其最为明显的是记述戏剧、曲艺、杂技的篇目较多（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如《八角鼓》篇、《单弦曲词》篇之记述演唱八角鼓的渊源和昔时「子弟票友」应邀演唱的情况，《什不闲》篇之记述「什不闲」与「莲花落」在演出时的合为一种，《旧戏法》篇之记述中国戏法的表演技术和表演的节目等，都具有专业史料的参考价值。由于作者长于戏剧、曲艺，所以其对有关这些方面内容的记述，也是当行出色的。书中对于北京旧日民俗的记述既翔实又生动，如《厂甸特品》篇记春节期间在厂甸庙会上出售蜡花儿和大糖葫芦，《年画儿》篇记旧日春节时农村人到北京来售卖印板涂色的年画和当时流行的年画内容等，这对于考察北京民俗来说也是很好的资料。

对旧社会的不良事物和陋习，如赌博、「乐户」、欺骗、售卖假冒伪劣物品、缺斤少两等，《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中也作了一定的反映和揭露，作者对这些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当然作者是生于十九世纪后半的中国，思想上既受有当时维新思想的影响，同时也还存在某些局限，这在书内的某些篇目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如在《都市丛谈》的《押头宝》篇中说及旧社会「开宝局」也讲道德等。

《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被后来的（有的甚至是当时的）记述有关北京民俗的文章著述引用或辑录是很多的。辑录《燕市积弊》原文较早也是最多的是李家瑞编辑的《北平风俗类征》（一九三七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九年再版），今所见的《燕市积弊》共三卷八十四篇，其被「类征」加以或长或短地辑录的有五十三篇（应是五十四篇，其中有一篇不见于今所见本），涉及全书总篇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强。在此之后，有不少讲述旧时北京民俗的著述中引用了《燕市积弊》的内容，尽管这些书在引用时大多未注明其引用的原书名字，但从文字风格并经过核对看，可以显然看出这是来源于《燕市积弊》，而且他们的引用都并未超出「类征」中所辑录的范围。由此可知，这些书的引用《燕市积弊》，其来源很可能是根据「类征」的辑录。由于《燕市积弊》从未单独印行，所以也影响了大家对原书的了解和利用，那么现今重印此书，对于爱好探讨研究北京社会、历史、民俗和喜欢阅读这方面读物的专家、读者，也增添了一些参考资料，是一件好事。

《都市丛谈》的写作时间晚于《燕市积弊》，其单行本的印行，距今也已有五十多年，传本逐渐减少，现在将其与《燕市积弊》同印，是想把这两种内容风格近似的书汇为合集，同时彼此间也可以互相补充。

二、《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的作者

在一九〇九年刊印的《爱国报》剪报本《燕市积弊》卷端和一九一三年刊印的《白话中国公报》剪报本《燕市积弊》卷端，作者都署名为「待余生」，在一九四〇年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书庄石印的《都市丛谈》单行本的书名页上则题署为「逆旅过客编辑，梅花馆主校正」。多年来这两部书著者的真实姓名不为一般人所知，现在我们根据一些零散的记载加以综合归纳，不但可以知道《燕市积弊》乃是自晚清至

二十年代末一直为报纸撰写稿件的庄荫棠所作，而且可以推知《都市丛谈》也极可能就是同一著者的著作。

回忆在四十年代曾在一本期刊上见到过一篇评述云游客所著《江湖丛谈》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说：《江湖丛谈》中所述的江湖事情很为详细透彻，书共三册，和庄荫棠所著的《燕市积弊》内容性质相同，而《燕市积弊》恰好也是三册等等^①。文中所说的《燕市积弊》、《江湖丛谈》的内容和原书分卷分册的情况相合，这是关于《燕市积弊》乃是庄荫棠所作的较早记载。

最近出版的记述北京传统文化的专书《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中对《北京新报》的介绍，则不仅著明《燕市积弊》是庄荫棠所作，而且还记载了庄氏当年还担任了该报「连载小说」栏《说聊斋》（即根据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加以演绎和发挥讲述）的撰稿工作。书中介绍说：「《北京新报》，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底由杨曼青创刊于北京，……设有……连载小说等栏目，……连载小说以《说聊斋》为总题目，多由庄荫棠（笔名『耀亭』）所撰，他所述《燕市积弊》，也颇受读者好评。」（陈文良主编《北京传统文化便览》一九九二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铅印本页九九〇，参看本书附录二。）可见庄氏在撰写记述有关北京社会民俗的著作之外，于小说的写作也是擅长的。

庄氏写作小说，在另外的专著中也有某些记录，如在贾采珠编《北京话儿化词典》书首「凡例」中所著录本词典所引用例句出处的书名中，就有庄耀亭自一九二二年二月至一九二九年八月陆续为北京《实事实话报》所撰写的《说聊斋》和《白话聊斋》。（《北京话儿化词典》「凡例」页九，一九九一年语文出版社第二次印刷本。参看本书附录二。）

《说聊斋》和《白话聊斋》在当时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据记载，昔时专说《聊斋》的著名评书演员张智兰也参加了《说聊斋》的撰稿工作，后来以说评书《聊斋》而享有盛名的陈士和，即张氏弟子），又据孙殿起所辑《琉璃厂小志》中所收入的待徐生于一九二八年为《实事白话报》所写的《旧厂甸》（见本书附录一）情况来看，可知庄氏至二十年代后期还在为报纸撰写《白话聊斋》和记述北京社会民俗的文章。

庄氏在曲艺、戏剧方面也是很有造诣的，早在三十年代《时言报》社出版的《江湖丛谈》中已经有庄荫棠等编纂的鼓曲段子「亦颇可取」和「盛行一时」的记载（见本书附录二），又在戏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记述「鼓界大王」刘宝全先生曲艺表演艺术的文章中，有一九三六年刘先生到上海时在梅宅的谈话，刘先生曾说作为曲艺演员离不开文墨人，以前有一位朋友庄荫棠，曾和他共同研究京韵大鼓节目，如《活捉三郎》、《徐母骂曹》、《白帝城》等段子，就是他们一起研究编纂的。刘先生还详细具体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形，说是当庄荫棠把词句「琢磨」好了以后，就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哼着安腔，当觉着在演唱中某些地方太长或太短，需要删去或增加几句；某一句需要加几个字，某一句需要减几个字，某个字唱起来不响亮，某个字使不上劲时，就和庄先生商量，请他去修改，还说：「庄先生不但懂大鼓，京剧也在行，高庆奎的《哭秦庭》就是他编的。所以他编的大鼓词，可以说雅俗共赏，跟韩小窗的『子弟书』搀和在一起，并不输给前辈老先生。」（梅兰芳遗作《谈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刊于《曲艺》一九六二年第二期。参看本书附录二。）可见庄氏在为报纸撰稿以外，还编写有不少曲艺鼓书节目和京剧剧本，而且这些作品又大多为当时的曲艺、戏剧表演艺术名家所采用。

并受到人们的重视^③。

现今所见的《都市丛谈》单行本是一九四〇年隆福寺书店的重印本，印行的时间已经较晚，不知其原稿或原本的情况如何，但根据其所记述内容，可以大致推知这些篇目极可能也是庄荫棠刊载于当时报纸上的作品，时间约是在二十年代后期。首先是这些篇目与《燕市积弊》在思想和文字风格以至叙事方法、习惯用语上都完全相同，甚至有些篇目在两书中的题名就是相同或相近的，如《燕市积弊》中的《媒人》、《干菠菜》、《茶馆儿》、《香蜡铺》、《钟表铺》、《人力车》、《杆儿上的》、《取巧》、《假票子》等篇，与《都市丛谈》中的《说媒》、《晾菠菜》、《素茶馆》、《香蜡铺》、《说钟表》、《下雨雇车》、《赶上吃》、《取巧》、《假票子》等篇相比较，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篇目极可能即是同一作者所写内容相通的一篇题或篇题近似的异篇。其尤可作为考察依据的是作者在《都市丛谈》的《老月》篇中说：『老月』者，即俗所谓『俩点儿』是也，此等人专『粘、帮、贴、靠』，不仅以『腥赌』为然，……『吃反喜』者乃其余事，此节已载在《燕市积弊》，不再赘言』，而《反喜》却正是《燕市积弊》的第二卷第一篇，这就更加证明了《燕市积弊》与《都市丛谈》实际都是同一位作者庄荫棠的著作。

据徐仰辰在一九一三年为《燕市积弊》所写的序中说：『武进待徐生君，寄京多年，乃余少时之好友也，为人蕴藉潇洒，博学能文，并嫻长于音律，昔年奔走铨曹，不甚惬意，遂弃而之他，维新后，投身报界，秉笔政』等等，可见庄氏应是原籍（疑是祖籍）江苏武进但又寓居北京多年的『淮北京人』，早年曾在掌管铨叙的机构中任职，在『维新』（疑是指清光绪二十四年即一八九八年的『戊戌

变法维新」之后又改为从事报纸的撰稿工作的。

现今所见文献中所记的庄氏姓名，都作「庄荫棠」，但我们却偶然发现了一篇庄氏于己酉六月三十日（即一九〇九年八月十五日）刊登在《爱国报》附张上的感谢启事，启事中说，庄氏当时年仅七岁的儿子于六月初患病甚重，后经居住在外城南柳巷的陆子英先生诊治痊愈，「余年逾四十，只此独子，今得留一线宗嗣，实先生再生之德」，因此登报表扬并道谢忱等，署名则是「受恩弟庄荫棠顿首拜」。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知：其一是庄氏的生年上限至晚是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〇年左右，其卒年或当在三十年代较晚的时期（在前述的梅兰芳先生记刘宝全先生艺术创造的文章中也有「刘先生晚年曾对关岳森谈起，正在着手编写《风波亭》……这时庄荫棠已死，他与何人合作，不得而知」的记述，刘宝全逝世于一九四二年），其二是庄氏的本名应是「荫堂」（这与「耀亭」是相辅相成的），其别作「荫棠」也许是换一个同音的字面的别署吧？

现在我们可以试为这位长时不为一般人知其真实姓名的作者简略地归纳一下其主要写作事迹，大致是：

庄荫堂 亦名「荫棠」，约生于一八六九年或一八七〇年，卒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原籍江苏武进，久居北京，青年时曾在「铨叙」机构任职，约在一八九八年以后，从事为报纸撰稿工作，直至二十年代末。发表其著作的报纸先后有《北京新报》、《爱国报》、《白话中国公报》、《实事白话报》等。其以笔名「待余生」发表的《燕市积弊》三卷，在当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为各报纸争相转载，此书与其所著内容性质相同并在一九四〇年汇集印行的另一著作《都市丛谈》，同被以后的民俗学家

在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中多处多次引用。其参加撰写并署名「耀亭」发表的连载小说《聊斋》和《白话聊斋》中的篇目，很受人们重视，其中有些篇目甚至被现今论述北京语的专著作为采取例句的来源。庄氏并长于曲艺、戏剧，其有关这些方面的论著，除在《都市丛谈》的部分篇目中有所反映外，其所编纂的京韵大鼓曲本《活捉三郎》、《白帝城》、《徐母骂曹》及京剧剧本《哭秦庭》等，大都为曲艺、戏剧表演艺术名家所采用演出并成为该艺术流派的著名节目。

① 回想起来，这应是刊载在当时北京出版的《立言画刊》第八十期左右中的一篇短文，作者署名是刘绶堂，看后我曾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夹放在《时言报》社出版的《江湖丛谈》第一册或第二册内，后来这两册书失去，这抄件也就随之遗失了，希望今后能再见到此文，以便使本书得到补充。

② 记得在五十年代初，在东安市场的一个旧书摊上曾买到过一册二十年代时北京《实事实话报》印行的《戏场闲话》，其著者署名已经忘记，书的内容全为有关戏剧方面的评述文章，文字风格与庄氏著作极为近似，惜这本书后来遗失，所以现在也就难于考察了。

三、《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的版本

今所见的《燕市积弊》三卷，其卷一是一九一三年五月印行的《白话中国公报》剪报本，卷二、卷三是一九〇九年七月下旬至九月中旬印行的《爱国报》剪报本，虽是全书，但也是由两种在时间上和印行者并不相同的印本组成的配合本。徐仰辰在为《燕市积弊》所写的序中曾说：待徐生「所著《燕市积弊》……自刊发于《北京新报》后，远近各报争为选录，一时脍炙人口，至今称道弗衰」，可知

《燕市积弊》原来是刊载于《北京新报》的，而我们现今所见此书的《爱国报》和《白话中国公报》剪报本，应都是在原书陆续刊出后又为转载的重印本。

由于未见到初印本，所以对今所见的重印本如《爱国报》印本来说，我们还不知道其在重印时对原书内容是否经过修订，但晚于《爱国报》印本四年的《白话中国公报》印本，却从内容中可以看出经过修订的痕迹，如在卷一《钱铺》篇中有「前清时由顺天府雷厉风行」、《金店》篇中有「前清还有核捐处」、《纸马铺》篇中有「现在民国」等语，这显然是此本印行时已是在清朝结束之后的修订，但不知是作者自己还是印行者的修订。另外，还有个别篇目如《茶叶铺》篇，只见于《北平风俗类征》中所辑录的《爱国报》印本的《燕市积弊》内（参看本书附录一），但不见于今所见的配合本中，配合本的卷一是《白话中国公报》印本，因此我们想这或者是《白话中国公报》在重印此书时，不单在内容文字上作了修订，并且在篇目上也曾有所删落（「类征」中辑录的《燕市积弊》文字约五十四条，其中有三十六条见于《爱国报》印本的卷二、卷三，其余包括《茶叶铺》篇在内的十八条当在《爱国报》印本的卷一之内，这十八条中除《茶叶铺》一篇外，其余的十七条也见于《白话中国公报》印本的卷一中），或者是如徐仰辰所说，这两种印本都是「选录」本，所以于其重印时在篇目上本就有所出入的吧？

《都市丛谈》共八十三篇，篇幅都不很长，绝大多数都不超过五百字，这种体裁是适合于在报纸上陆续刊载的，再加上书中《蹰节货》篇中有「每到年关物价高抬，各报已经论之甚详，无待赘述」等语，就更可证实其原来乃是刊载在报纸上的文章。至于其写作年代，据书中的《什不闲》篇中曾说到「本年正月」在白云观庙会上遇见著名的莲花落演员「抓髻赵」（赵奎顺），赵「现年六十八岁」等，据

记载，赵奎顺约生于一八六〇年，按中国习惯的计算年岁方法来说，其六十八岁的那一年应是在一九二七年左右，那也就可推知《都市丛谈》中的篇目，乃是在一九二七年左右刊载在当时报纸上的文章了。

由于作者长时间为报纸撰稿，所以也有可能在现今所见的《燕市积弊》和《都市丛谈》的内容之外，还有作者所写或散见于别处，或写作刊出在后，未能收入这两种书内的有关北京风土民俗的文字，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更新的发现，以使本书能得到更多的补充和修订。

现在重印这两种书，《燕市积弊》即据《白话中国公报》和《爱国报》剪报本整理付印，《都市丛谈》据一九四〇年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书庄石印本整理付印，除原书各篇外，将所搜集、编制的一些有关资料如对原书内容的补遗、其它书中有关庄荫棠著作的记述和本书的篇目分类索引等汇编为附录，用备读者检查参考；对原书中的繁体字、异体字皆改用了通行的简化字，凡校正、校补的各字都以「」号附在原字原句之下；对书中的一些旧时北京地方语和现今较为少用的语词，酌情作了简单的注释附于各篇之后。由于所知的限制，对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和帮助，以使本书能够得到订正，提高质量。

张荣起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

《爱国报》印本丁国珍序（一九〇九年）

前人有言曰：「精神到处文章老，阅历深时意气平。」大矣哉，精神阅历之功用也！《燕市积弊》一编，为友人待餘生所著，篇中记载京师风景，有似《都门纪略》，而其发明表里，洞彻隐微，较之《都门纪略》，则远过之。盖世态之炎凉，人情之诈伪，与夫鬼蜮之伎俩，时局之虚诬，无不了如指掌，明若燃犀。能令人增广见闻，豁通心目，诚醒世之金钟，渡迷之宝筏也。矧非精神圆满、阅历深邃，何克臻此？惟散见报章，难窥全豹，心窃惜之，爰搜拾编次，刊印成书，庶珠联璧合，以快阅者之目云尔！是为序。

宣统元年岁次己酉

大兴丁国珍宝臣氏识

《白话中国公报》印本徐仰辰序（一九一三年）

武进待餘生君，寄京多年，乃余少时之好友也，为人蕴藉潇洒，博学能文，并嫻长于音律，昔年奔走铨曹，不甚惬意，遂弃而之他，维新后，投身报界，秉笔政，所发议论，多滑稽东方一派，颇能感动中下社会一般人之心理。其所著《燕市积弊》一篇〔编〕，言言中肯，事事如绘，实足增吾人之阅历，广我辈之见闻，文词浅近，义理甚深，自发刊于《北京新报》后，远近各报争为选录，一时脍炙人口，至今称道弗衰。适值本报赓续出版，同人于饮筵间，谈及《燕市积弊》为待餘生当时之杰作，若任其日久湮没，不复见闻于社会，殊为可惜，故以再行刊录，以供同好焉。爱读是篇〔编〕者，自必欢喜无量矣！囑余为序，余欣然援笔书之。

民国二年五月一号即阴历癸丑季春三月念五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于京师宣武城南